

# 初期日本殖民教育对台湾亲日意识的影响

——以考察初期日语学习书籍为手段

杨 雪

Impact of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on Pro-Japanese Sentiments in Taiwan:  
Examining Early Japanese Language Learning Books

YANG Xue

## Abstract:

Education can shape people's views. Today, Taiwan is often perceived as "pro-Japanese," with a strong attitude of friendliness toward Japan among its society. I believe that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at is the colonial education implemented by Japan in Taiwan from 1895 to 1945, spanning 50 years. This article will go back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with a focus on how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initiated the educational efforts in Taiwan to reshape the thinking of its resident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 crucial aspect of colonial education lay in language;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primarily examine early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learning the Japanese language. This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how Japan constructed the colonial 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sequently, to clarify the reasons behind the "pro-Japanese phenomenon" in Taiwanese society.

Currently, research on early Japanese language textbooks mostly involves individual studies, focusing on specific textbooks.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hat synthesizes these early compiled Japanese language-related book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integrate an examination of these early compiled Japanese language books, analyz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features of early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aiwan. This approach explore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sheds ligh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through colonial education, and underscores its association with pro-Japanese sentiments.

Keywords: colonial educatio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Japanese textbooks, pro-Japanese

关键词：台湾 日本 殖民教育 日语教材 亲日情绪

## 序言

教育可以塑造思想。当今的台湾经常被看作是“亲日的”，台湾社会也弥漫着浓厚的对日友好氛围，而与此同时对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大陆的态度却并不十分积极。笔者认为其中一重要原因在于1895年-1945年日本对台湾实行的为期50年的殖民教育。本文将追溯至日据初期，重点考察日本殖民当局最早是如何在台湾展开殖民教育，以期改造其思想的。殖民教育的起点以及重中之重在于语言，因此本文将重点考察初期所出版的日语学习相关书籍，明确日本是如何架构殖民语言教育体系的，以期更加明确台湾社会“亲日现象”原因。

现阶段关于初期的日语教材的考察，多是个别研究，针对一本教材的具体考察，而将其总括起来概观的研究较少。因此本论文将初期所编纂采用的这些日语相关书籍综合起来考察，分析得出初期日语学习相关书籍的特征，并进一步明确初期台湾日语教学的特点，以此来探究日语教育体系的架构，并进一步明确殖民教育对于思想的改造以及亲日情绪的重要作用。

### 一、日据初期台湾地区的日语学习书籍

由于台湾50年的殖民教育史时间较长，变化较多，因此首先需要进行阶段划分来更好地认识和掌握整个殖民教育史动态的发展与走向。关于阶段划分有多种，其中较为详细的为斋藤泰雄的五阶段划分<sup>1)</sup>，斋藤依据各时期的政策转换与特色将其划分为试行错误期、渐进抑制的教育整备期、台湾教育令期一差别待遇确立期、改正教育令一差别解消内台共学期、战时教育体制期。由于该阶段划分过于细化，为更便于简单理解，笔者在其基础上更加简化，将其整合为三大阶段，以期能够更加快速地掌握其基本动态。在这里笔者选取两个重大事件推动教育进程为节点，将其简化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1919年台湾教育令的公布为一节点，教育令的发布使台湾教育开始逐渐呈现体系化、共学化的特点。其次是以1937年为节点，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以及日本在各战场的持续加码，为支持战争的进行，在殖民的台湾的教育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开始转向战时主义。概括为混沌摸索期、体系化期、战时期三个阶段。本文主要将试点聚焦于混沌摸索期的初期，探索是如何开展教育，确立了50年殖民教育的基调并且深刻影响台湾的亲日情绪的。

笔者认为台湾地区所使用的日语教学相关书籍可大概划分为初等教育机关—公学校成立前后两个时期<sup>2)</sup>。本文主要探讨1898年初等教育机关公学校成立前所编纂使用的日语学习相关书籍。

初等教育机关成立前，通过史料确认，当时编纂与出版的教材为以下几种：

- 
- 1) 斋藤泰雄将台湾殖民地教育时间划分为1895-1906, 1907-1918, 1919-1921, 1922-1935, 1936-1945共五个时期。参考其论文「植民地教育論研究ノート—日本統治下台湾での教育政策をめぐって—」『国際基督教大学学報, I-A 教育研究』60: 43-51
  - 2) 初等教育机关公学校成立前所发行的书籍不成体系，内容形式以及学习对象不固定。而公学校成立后，由于学校体系的构建，此后的书籍皆以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为主，渐具规范体系。

初期日语教材<sup>3)</sup>

1895年11月	《日本語教授書》
1896年	《新日本语言集甲号》 《国语教授参考书小学读本卷一译稿》 《台湾适用会话入门》 《国语教授参考书初学生徒教案》 《国语教授参考书动词教授资料》 《台湾适用小学校读本教授指针》 《台湾适用小学校读方作文挂图教授指针》
1897年	《台湾适用书牍文教授书上》 《台湾适用书牍文教授书下》
1898年	《日台小字典》

### 1. 《日本語教授書》

关于日语教授书已有一些先行研究对其进行了书志分析与构成解析。林弘仁（2003）在『「日本語教授書」の書誌的考察』中对现存的五本不同藏本的《日本語教授書》进行了书志考察，分析了各本之间的差异，得出现存本共有两个版本的结论。黄幸素（2002）在『台湾の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最初の指導用書日本語教授書の一考察』中，从编纂背景、构成内容、教授方针、教授方法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了考察，得出该书以会话为重点，轻文法。文法没有一贯性，重视待遇表现，根据发音教授四个特点。教授方法为直接法加对译法。泉史生（2009）在『「日本語教授書」—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最初の日本語教授用図書』中从成立经纬、构成、内容和会话分析着手，得出了该书内容上的特点为言文一致、会话文中上下关系明确的特点。确定其教授法为对译法，且汉字作为媒介语被使用。中原なおみ（2005）在『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初期日本語教育—「日本語教授書」「国語教授参考書一」に見られる指導法を中心に』中，将两书中的问答内容进行分析概括，得出共为三种问答方式。发展读写能力以及养成会话能力，还有导入和强化练习。着重研究分析了当时的问答教授法。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其中内容特点进行进一步整理分析，得出其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所呈现的日本殖民教育特征，并明确其与现今台湾亲日情绪之间的关系。

《日本語教授書》是台湾总督府于1895年11月在台湾发行的第一本官方日语教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主要由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负责编纂制定，其定位为教师用书。本文所采用的为吉冈英幸收录在《台湾总督府日本語教材集第一卷》中的版本。

该书的编纂背景在先行研究中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不多做赘述。该书主要为伊泽修二在最初的教学过程中，边教学边记录而得（台湾教育会 1939：157）。是第一本对外日语教授用书，以供后来的日本人教员参考学习。

首先对全书的内容作简单的介绍。该教师用书以叙述日语教授方法为中心，举例对教授过程的注意点、问题点、学习阶段进行一一说明。全书共50页，分为“语学初步”“日本文法”“字音变化”三个部分。全

3) 参考吉冈英幸『台湾總督府日本語教材集』（2012）第1巻 pii - piii 制成。原表为1895年-1912年的日语教材汇总。本文截取其1895年-1898年的教材汇总。

书以会话能力进步为目标,教授顺序为五十音图,单词,句子,文,语法。“语学初步”中,以发音和会话练习为中心进行教授。完成34页内容的“语学初步”后,进入“日本文法”专栏,教授日本文法的大略。主要以名词、代名词、动词、关系词、形容词、副词、感叹词、形状言比较法、字音变化这一顺序进行文法介绍,共15页内容。

在前述先行研究中《日本語教授書》的编纂特点主要归纳为采用音文一致的表记方法、采取土语对译形式、以会话为中心、轻文法、重视汉字以汉字为媒介等。

除此之外,经笔者分析考察,还有以下几点进行补充说明。

### (1) 谨慎使用汉字。

多数学者认为伊泽修二十分重视汉字,使用汉字作为媒介语来普及日语是初期的一大特点。“但是从教科书的文字使用来看,伊泽对于意思表述仍然选择了倚靠汉字非假名”(黄 2009:98)。但在该书中却可见其对待汉字的态度并非是十足的依赖,反而是在教授过程中十分谨慎。尤其是在对待汉语与日语中呈现异形异义的汉字,都特别注明在教授过程中教师要特别注意甄别,以及在课堂中加强区别认识。本书特别强调了中文与日语汉字用法的区别。比如“花が咲く”(花朵盛开)这一短语中,日语使用“咲”,而中文使用“开”这一汉字来表现盛开的意思(吉冈 2012:22)。在课堂中,则会对这一区别进行重点强调与区别。日本人在初期试图以汉字为媒介教授日语,但很快也发现其一弊端,即为容易造成学习者的混乱。对待汉字的矛盾,也是初期教育的一种混乱与摸索的表现。他们一方面希望利用相通的汉字来加快日语的传播,一方面又忌惮汉字异形对于日语传播形成的阻碍,这也使得初期的日语教学呈现出一种摇摆不定的矛盾状态。也是在殖民教育中所呈现出的一种特别的教學形态。这与现今一般的语言教育呈现明显不同,现今的日语教育基本淡化了汉语中的汉字作用,而只强调日语的汉字写法。日据初期,这一关注台湾当地人学习状况与接受情况的特点也呈现出了与殖民教育略显矛盾的,压迫中的一抹“温情”。而这一“温情”体现也正是日本的殖民教育能够较为顺利开展下去的一个极小的缩影体现。

### (2) 关注学生的学习热情

该书中还呈现一个教学中的特点,即会关注教授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热情。「…容易キ会話ヲ交ヘ厭倦ヲ来サザラシムルコトヲ務ムベシ」(吉冈 2012:42)「…無味難澁ニシテ彼等ノ厭倦ヲ来シ易シ…」(吉冈 2012:49)。根据书中该类文字表述,可知为防止学生出现厌倦乏味,初期还提出在课堂上要根据学生的反应来适时调整教授方法的想法。这一说明也侧面体现出日语教育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除此之外,这一举动也在殖民教育这一语境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殖民教育通常被认知为非正义的暴力的,但初期在日语教学中却意外地呈现出一丝“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这也是日本殖民教育区别于西方殖民教育的较为显著的一大特点。并非一味的填鸭式教学或是压迫式暴力教学,而是考虑到了学生的热情与兴趣,将引导学生兴趣作为教学中的一个目标。这也可见日本政府一开始就将日语教育作为了一项长期政策来考虑实施,而非短期内的暴力殖民式教学。

### (3) 引用英语的学习方法

该书中还有一有趣的现象,即为在教授过程中会引用英语的学习方法。比如在教授“ている”这一文

法的时候，其说明方法为与英语的「パーチンプル」<sup>4)</sup>（吉冈 2012：18）相似。可见在初期教学中，面对一些难以解释的语法或发音时，还没有及时有效的应对方法，而不得不挪用采取英语中的一些教授方法进行授课。「また英語との対照は自ら<sup>5)</sup> 英語を習得する中で得てきたものと言えるだろう」（泉 2009：14）由此可见初期的日语教育一是缺乏经验，二虽然是初次的对外日语教学，但是却并不是毫无经验来源。初期还是博采众长，也吸取了许多西洋的教学方法。使得初期日语教育整体比较灵活和温和，更加容易被当地台湾人所接受和理解。

在该书中采用了不同于日本国内的历史假名，而是音文一致的方法来教授日语。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日语的目的，但是在殖民地的日语教授也反过来影响了日语自身的发展。经历过明治维新的日本，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变革，日语也难逃改革的宿命。笔者认为在殖民地的日语教学同时也影响和推动了日语自身的发展与变革，这一现象也符合了文化交涉学的定义。即周边地区辐射中心地区的理论。随着日本近代化国家的建设以及走向国际舞台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国语标准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而首当其冲在台湾普及日语之际，日语的简化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台湾地区对日语的简化与探求，也深刻推动着日本国语一日语的改革与发展，助力其由复杂的音文不一致的历史假名逐渐走向重表音的音文一致的现代假名之路。

通过对该书的分析考察，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以下三点进行新的阐述。

- 1、初期在台湾的日语教育符合文化交涉学的定义。呈现了周边辐射中心的特点。
- 2、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其矛盾主要体现在殖民教育的非道德性与教学过程中的“学生本位”的思想。笔者认为也正是这种日本殖民教育中的“以学为本”的特点，使得日本的殖民教育在其殖民结束后的现今依然持续影响着台湾，助长了亲日情绪的蔓延。
- 3、初期的日语教育虽为首次海外教学，但其方法并非完全凭空独创，而是继承学习自冲绳、西方等地，初期殖民教育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 2. 《新日本语言集 甲号》

该书于1896年2月发布，由总督府学务部编纂。本文所采用的为吉冈英幸收录在《台湾总督府日本语教材集第1卷》中的版本。该书的先行研究多是将该书作为《日本语教授书》的对照教材，综合考察其会话内容。黄幸素（2002）在『台湾の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最初の指導用書日本語教授書の一考察』中简述其内容归纳其会话特点为军人警察使用普通体，庶民使用丁宁体。此外还在《伊泽修二与小川尚义的语言观—从日语教育的观点论述—》（2009）中简单分析了其文字的使用。本文主要在先行研究基础上，以现代语言学习书籍编纂的视点出发来探讨该书的优缺点，并且考察其编纂形式与内容是否存在着同上的矛盾性—即殖民教育中的“以学为本”的特点。

首先做简单的内容介绍：该书为学生学习用书。该书在序言中说明台湾人巴连德，柯秋洁，朱俊英负责台湾语对译部分。全书以对译的形式，采用いろは的顺序进行编排。此后教材及辞典的排列大部分皆以五十音图的顺序进行编排，可见此时的编纂工作还非常不成熟，并且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此书与《日

4) 参考英语的进行时态。

5) 此处指伊泽修二。为伊泽修二早期在美留学的英语学习经验。

本语教授书》不同，是一本属于学习者的学习用书，并且为双语教材，日本人与台湾人可同时使用此书进行语言学习。该书共分为四部分——“普通单语”，“普通话言”，“军队及警察用单语”，“军队及警察用话言”。从排版来看，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日语，下部为对应台湾语。日语的部分，上为片假名用来标记发音，下为日语汉字。台湾语的部分，上为八声符号用来标记发音，下为对应的台湾语汉字。

该书的名字“甲号”常见于军队组织中。并且从内容构成来看，军队警察相关的占一半内容。因此可以断定本书首先供日本的军人警察使用，其次是台湾民众。笔者主要以现代语言学习书的观点来分析该书的优缺点。

优点：1、该书采用中日对照的编纂形式可以帮助日台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双方的语言，更高效地促进语言对比和迁移，提高语言学习的速度

2、学习者同时接触两种语言，有助于培养对异语言的直观感受和理解

3、可帮助日台学习者更全面地了解日本台湾两地的文化差异，促进两地的文化沟通

4、双语对照更加便于培养翻译的技能，有利于提高语言转换的能力，顺应了初期殖民教育急需双语翻译人才的情况

缺点：1、由于日语和台湾人所使用台湾语存在相似性，例如对汉字的使用。这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可能导致学习者的混淆，使其更容易混淆两种语言的结构和用法。

2、可能使得日台学习者过于依赖直接的语言对比，而忽略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3、多为军队用语，使用范围有限。军队用词的部分过于专业化，会使一般台湾人难以理解，尤其是没有军事背景的人。

该书会话的命令形十分常见，例如书中的「ハイレ」「モツテコイ」「ダマレ、シズカニ シロ」「キヲツケロ」「リョコウケン ヲ ミセロ」等。该类对话真实地反应了当时台湾的真实生活景象，台湾民众日常被驻台的日本军队及警察训诫看管的画面跃然纸上。也体现了日本人与台湾人当时上下尊卑的不对等关系，体现了其殖民性<sup>6)</sup>。「上位者からの命令文や、現代的観点からは教科書に書くことが憚られる文章が頻出する。」[中村 2021: 129] 从其内容和难易程度来看，该书可判定为供初学者使用，但是其在日语的文字书写中却大量采用汉字，而非假名，也是从台湾人熟悉汉字的角度出发，以期降低台湾人学习日语的难度。也是一种“以学为本”的思想体现。殖民性与“以学为本”的矛盾性依然在此书可见，与上述《日本语教授书》保持一致。

### 3. 《台湾适用会话入门》

何启华（2004）在『「台湾適用会話入門」の書誌的研究』对现存各版本进行了详细对比，得出了不同版本间的差异。林弘仁（2002）在『領台初期日本語教科書の研究（1）—「台湾適用会話入門」の構成』中将会话内容做成了清晰明了的表格形式，用来为之后对照日本语教授书的内容作基础。温鸿华（2000）在『台湾における草創期の日本語教材の一考察—「台湾適用会話入門」の場合』中对编纂内容、形式、词语、特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分析与考察。谷口知子（2011）在『伊澤修二の日本語教材「東語初階」』

6) 关于这一点，黄幸素（2002）在『台湾の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最初の指導用書日本語教授書の一考察』中对比《日本语教授书》和《新日本语言集 甲号》时也提到了对话文的上下关系所体现的殖民性特点。

「東語真伝」』做了对比考察，分析了其异同。本文主要在先行研究基础上考察与前两本教材的异同以及其殖民性与“以学为本”的矛盾体现。

《台湾适用会话入门》于1896年11月由学务部编纂发行。本文所采用的为吉冈英幸收录在《台湾总督府日语教材集第一卷》中的版本。根据绪言可知，本书的日语土语对译部分由国语学校高木平太郎等人以及台湾人柯秋洁等人负责。

该书全书共40页，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请求及诺否”“第二部“疑问及应答”。本书也同《新日本言语集》一样，分为上下对照式编排。上部为日语，下部为闽南语对照。第一部内容主要是以“テ 下サイ”为主的请求命令、劝诱禁止之文，以及对于日常频繁使用的授受关系的语句练习。第二部内容共26课，主要为疑问及应答文。因此该部分每一课主要围绕不同的疑问词疑问句来进行问答教学。例“如何”、“何处”、“誰”、“如何”、“如何様”等等。

通过对整本书内容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本书较前两册有所不同，不再仅仅是简单的会话练习以求达到口语的提高，同时也将“开发心智”（吉冈 2012：153）作为了该书的编纂目的之一，扩充了其功能性，由此前单一的会话书扩展为具有传达思想功能的书籍。因此本书比起以往的教材，其内容更加广泛，涉及到了地理，生产领域以及时事的记录与传达，内容整体更加成熟，也颇具趣味性，较之前两本教学内容更加利于口语的学习与心智的进步。例如本书最后为一篇长文章，讲述了两位日本学生去拜访六氏先生墓碑的内容。不仅有日语的练习，同时有精神的领导，向学生宣扬在台日本人教员“伟大牺牲奉献”的“六氏精神”以期激励更多的台湾人加入日语学习中。而之前的日语教材中并没有叙述事件的文章。本书较之前来说，可以明显看到其成熟性，内容也更加丰富，更加接近现在的会话书形式。除此之外该书刻意宣扬的“六氏精神”等内容是为其殖民教育所服务的舆论工具，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但其他有关开发心智内容的编纂以及从始至终的双语对照都体现了其近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以学为本”的特点，依旧与前述教材保持一致。

#### 4. 《日台小字典》

对于《日台小字典》的现存研究主要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其音韵音系等。郭伟宸（2017）在《台湾总督府《日台小字典》（1898）音系及其性质研究》中阐述了其漳腔泉腔等声韵特点。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日台小字典》和《日清字音鉴》的关联来说明初期台湾教学的经验来源以及初期语言教育的“以学为本”特点。

作为初期日语学习的书籍，用于检索的双语字典也不容忽视。《日台小字典》是台湾第一本日语和台湾语的对照字典。该字典于1898年3月由台湾总督府民政部学务课发行，由绪言可知本书挑选了日语中最常用的六千五百个常用词，以日语台湾语对译的形式排列，语言排列顺序按照五十音图的顺序，其作用是检索单词。印刷者为佐久间衡治，印刷所为秀英社第一工场。该书词语由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上田万年选定，台湾语的编排由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课员文学士小川尚义主导，富山慎吾、邱龙图、潘济堂等辅助编纂而成。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教授吉岛俊明对该字典进行校对，最后再由台湾总督府学务顾问伊泽修二进行内容的取舍裁定，从而最终形成该版字典。绪言显示该字典采用台湾语中的漳州音作为官方发音语言。为什么采用漳州音，通过之后出版的《日台大辞典<sup>7)</sup>》中所显示的数据调查可知，使用漳州语言的人数最多，

7) 使用1907年台湾总督府民政部出版版本。

大概为一百二十万人，泉州语第二，为一百一十万人。适用日语的人数大概为五万人左右（台湾总督府民政部 1907：1）。由此可推断第一本字典在选择台湾读音时应该是遵循了人口多数原则，选择了使用人数最多的漳州语作为该字典的台湾语发音标准。而在此后编纂《日台大辞典》的时候，小川尚义将漳州语改为了厦门音，并且一直沿用于此后的教材编纂中。由于厦门地处漳州与泉州之间，其发音吸取了两地的发音特点，只要掌握厦门音也就可以更快捷的掌握另外两种发音。并且厦门音更容易用日语的五十音图来进行表记（台湾总督府民政部 1907：5）。厦门音的选择体现了其科学性，因此在此后的发音教材中一律都选择了厦门音作为台湾语的标准音。从语音的选择来看，由最初的人口多数原则到之后的语音分析，其日语教学与书籍编纂也在走向越发科学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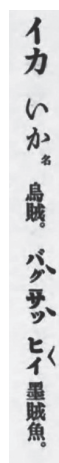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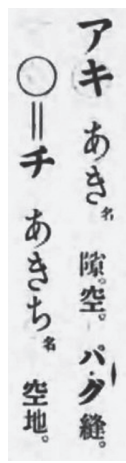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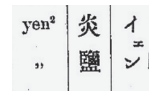


图 3

该书排列形式（图 1）为日语的片假名、平假名、汉字、台湾语的发音（片假名表记）、台湾语的汉字。对于扩充单词（图 2）则采用○来表示原单词，=用于表示链接，运用这种形式来进行词语的链接与扩充。日语词汇的右下角标注其单词的词性，动或名来表示动词名词等。

该词典主要是通过日语的首字母来进行检索，可供日本人通过日语单词来检索台湾语的发音及汉字，也可供台湾人用来查询日语单词的意思，达到认读日语的效果。



从命名上可以看到，该时期成为“字典”后才发展为“辞典”。字典即文字之典；辞典即言辞之典。字音鉴和字典仅仅停留在文字检索与发音上，而辞典则是作用更加广泛的一种工具书，还包括了释意和派生语等的解说。在辞典上的发展，也不难发现在台湾的语言普及事业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与发展之中。

此外，在此之前的1895年，伊泽修二曾编发布过一本《日清字音鉴》<sup>8)</sup>。同样作为日语和中文的对照，两书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也有本质不同。《日清字音鉴》于1895年6月出版，绪言提出该书旨在明确中日两国语言之间的字音关系，通过日语的发音检索到中文相对应词语及其发音，来实现彼此沟通交流的目的。其挑选了日语常用的四千余词，根据日语的五十音图顺序进行排序分类。该字典中出现的汉字则主要采用汉音，其中也存在一些吴音。在《日清字音鉴》中，如何对将中文的发音表记出来，伊泽修二对此经过了

8) 使用1895年伊泽修二、大矢透编纂发行版本。



长期的深思熟虑。最终附上假名以及若干记号来对其语音进行标注。对于中文的四声音调，则是创造出一些记号，用日语文字来将中文字音表示出来。用罗马字来表記中文读音的方法则是完全承袭西洋人的表記方法。该书仅作为字音的对照检索，明确中日两国语言的语音对应关系，其不具备单词语译的功能，仅是一本用来学习发音的语音检索工具书。其在如何标记中文读音的时候，煞费一番苦心，创造了一套用假名和记号来表記读音的方法（图3）。

而这一表記方法日后自然也被运用在了台湾语的语音表記之中，在《日台小字典》中即可见该种表記方法。例如对于“延”字的语音表記中，《日清字音鉴》为  而《日台小字典》中为 。可见主体的语音标记是相通的，略显不同的是音调的标注。较之《日清字音鉴》，《日台小字典》基本继承了其表記语音的方法，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与改善。比起《日清字音鉴》单纯的语音对照检索功能，该字典实现了功能的扩充。不仅有语音对照，而且兼具词语对照，词语互译的功能。可以说在初期传播日语的工作中，该书是一本极其实用的语言工具书，一定程度上帮助和促进了初期日台双方对于语言的学习和掌握。

该字典的编纂在语音表記上可以明显看到其承接了《日清字音鉴》编纂经验，且对于西洋人的表記方法有着较深的了解，说明在台初期的殖民教育参考了来自冲绳、西洋、中国大陆的经验与方法，而非完全独创。此外，在开展殖民教育的最早期便开始着手双语字典的编纂，促进在台日本人学习台湾语，这一举措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策略有相似之处。可见最早期的日语教育虽然是殖民教育，但其殖民色彩还较浅，更类似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的方法。这也是与以上日语学习书籍保持一致的特点，即虽为殖民教育，但却有着“以学为本”的“温情”特点。

## 二、初期日语教员教学及招生

本节内容将从初期日本人教员培训、课堂过程以及招生情况来具体考察其初期殖民教育的特点与亲日情绪的关联。

1895年伊泽修二返回东京招收第一批日本教员前往台湾教学（加藤 1933：56）。通过第一批教员加藤元右卫门的回想，在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中，讲习主要以教授台湾语为主，老师为第一批芝山岩讲堂的学生柯秋洁等五人。然后讲习日语教授方法，老师为伊泽修二。（加藤 1933：73）。首先在对赴台的日本人教员进行培训时，主要是以教授台湾语为主，他们被要求在传播日语时必须能够使用台湾语和当地人进行沟通 and 解释。对教师的要求也是体现了其双向沟通、学习的特点，而非殖民教育中常见的单向的压迫式输出。这也使得与台湾人进行直面沟通的日本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会更加温和，更加容易被台湾人接受，教员会说台湾语，会使台湾人产生亲切以及被重视的感觉，而愿意更积极加入到沟通中。

接下来对通过教案的记录还原教学过程。首先通过加藤的回忆录中可知教案的制作过程。据其回忆，教案一半提前两天制作，遇到不会的台湾语就召台湾学生前来请教。由于双方的第二语言能力都极弱，因此沟通也是极其困难。双方必须采用日语、手语、会话、笔谈各种方法来传达意思（加藤 1933：84）。可见其教案制作过程十分艰难，但尽管如此初期的教学中依旧是坚持台湾语翻译的原则，并且不厌其烦请台湾学生来请教交流。据加藤的回忆可知，这里所呈现的则是完全无关殖民，无关上下等级，而完全是教师与学生相互沟通促进的场景。首批日本人教员较为“温情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态度也是日语教育能够较为

顺利扎根于台湾并且影响至今的重要原因。

通过第一批日本人教员高木平太郎所著的《国语教授参考书初学生徒教案》来进一步考察当时课堂的教学过程。该教案于1896年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出版，主要是将其日语教学方法进行更直接的展示，以此来更直观更快捷的提高在台日语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方法指导。

从教案的记载可以明显看到台湾语在课堂中必不可少的身影。

生徒は未だ日本語を以て答え得ず故に台湾語を以て答えしむ。(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 1896: 23)

既に前日に於て教授したれば直に日本語を以て問を與へ之に答へしめ後台湾語に訳せしめ次に之を写し取らしむ。(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 1896: 25)

日本人教员在课堂中需要具备可以用台湾语向学生解释词语的语言能力，这是早期教学课堂的一大特点，也是与殖民教育略显矛盾的一点。笔者认为在早期的日语教学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初期有些许类似。西方传教士在最初进入中国传教时也是最先开始学习中文，“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竇为首的传教士最早制定和实行适应中国文化的政策，开始了对汉语汉字认知与学习方法的探寻”（朱 2017: 2），而后再编纂字典词典，以达到沟通和文化互通的目的。因此可见初期的殖民教育由于是初体验，缺乏殖民经验，因此最开始的日语教育其殖民色彩并不浓厚，反而是更倾向于类似传教士早期的语言活动，更多的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语言与文化（当然这并不能否定其殖民教育的非正义与非道德性）。

此外通过加藤的回忆，也可还原当时的招生情形。两名日本籍教师前往居民区进行招生，他们需要先与当地的区长进行面谈，向其说明学习国语（即日语）的必要性，再拜托区长做该区子弟的思想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则主要采用台湾语沟通，但由于日本人教师的台湾语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大多还是写字来沟通。除此以外，老师们还会到街上去亲自找寻劝说。为了解决幼童难以招募的问题，还会将甲组给费生的二十钱腾挪出五钱来劝诱孩童上学（加藤 1933: 75）。从这一招生实景来看，除了初期招生困难外，也可见初期的殖民教育是极其温和的劝诱式，并没有殖民奴役想象中动用武力军力来强制接受思想教育。这也体现了这些初期奋战在一线的日语教师们，他们身上并为沾染太多的殖民奴役思想，更多的是能看到他们为教育者的师心。正是这些日语教师们长期耐心的教育，才使得日语在台湾的土地上逐渐扎根。也可见其教育政策一开始就已确定为长期的教化式教育，真正的从思想上进行潜移默化地改造。而非一时地、强制地、殖民性单一的教育。这也是笔者认为日本的殖民教育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三、结语

通过对初期教材的综合考察，可见其虽然殖民性明显，但是其教育的先进性和教育工作者的“温情”却也不容忽视。虽然是殖民教育，但是初期却没有明显的强制性与胁迫性，反而采取了循循“善”诱、劝导的劝学方式。并且还参与教育的台湾人给予金钱，鼓励他们的受教育行为，意外体现出了换位思考，“以学为本”的特点，而这在殖民教育中显得极其特别。并且从教师们的行为态度也可见，日本殖民当局对于台湾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长期思维，而非短期的灌输式强制教育。这也是日本的殖民教育和言语教

育能够逐渐渗透进台湾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长期影响台湾当地亲日态度的重要原因。笔者在前往台湾实地考察中，前往了日语教育的起始地芝山岩。而在此地的墓碑经过几拆几建后，士林国小的老师们曾一度将六位日本人教员的墓碑重新树立以纪念他们对学校的“付出”，并且台湾各地学校在制百年校史之时，日本的殖民教育都是无法绕过的源头，士林国小的教学楼上也赫然写着建于1895年，各地日治时期的校舍有些依旧在使用着。由此可见教育影响的绵延性与长远性，一旦浸入地区，便会长久性的浸透下去，难以消除。

2021年台湾的对日世论调查<sup>9)</sup>显示，在最喜欢的国家（地域）是哪里的回答中，台湾人选择日本的比例高达60%，且已经连续十年以上位居第一，并远远高于第二位。而在第二问的今后台湾最应亲近的国家（地域）是哪里的回答中，日本也是十年一直居于前两位，且相差不大，并呈缓步上升特征。可见当代台湾对于日本的喜爱以及依赖度是非常突出值得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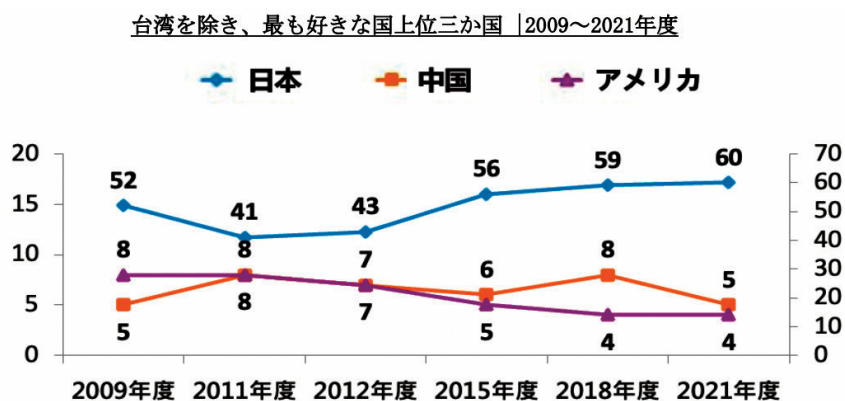


图 4<sup>10)</sup> 2021年度台湾对日世论调查

综合考察日据初期的日语教育后，笔者对以下三点进行总结。第一符合文化交涉学理论，出现了周边辐射中心的特点。第二从文化角度来看，教育对于人的思想塑造起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日本殖民教育的较为成功使得台湾的亲日情绪有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并影响至今。第三从政治角度来看，日本的在台语言教育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的特征，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殖民教育。从日本较为成功的殖民教育到现今的台湾亲日情绪，这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不可抹消的关系。因此从政治关系来看，加强思想工作也是维护政治关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

9) 该调查由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组织实施，分别于2008年、2009年、2012年、2013年、2016年、2019年、2022年在台湾进行了七次对日世论调查。

10) 该图截取自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第七次调查结果概要版，调查于2022年1月进行。[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culture/%E4%B8%96%E8%AB%96/2021/2021\\_seron\\_kani\\_JP.pdf](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culture/%E4%B8%96%E8%AB%96/2021/2021_seron_kani_JP.pdf)

## 資料

- 吉岡英幸 (2012) 『台湾总督府日本語教材集第1巻』 冬至书房  
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務部 (1895) 『日本語教授書』 秀英舎  
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務部 (1896) 『新日本語言集甲号』 秀英舎第一工場  
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務部 (1896) 『国語教授参考書初学生徒教案』 秀英舎工場  
台湾总督府民政部 (1898) 『日台小字典』 秀英舎第一工場  
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務部 (1900) 『台湾适用会話入門』 秀英舎  
台湾总督府民政部 (1907) 『日台大辞典』 东京铸地活版制造所  
台湾教育会 (1939) 『台湾教育沿革志』 青史社  
伊泽修二 (1895) 『日清字音鑑』 秀英舎工場  
加藤元右衛門 (1933) 『台湾教育の思ひ』 台湾教育会

## 参考文献

- 泉史生 (2009) 「『日本語教授書』—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最初の日本語教授用図書」 12 : 1-17  
温鴻華 (2000) 「臺灣における草創期の日本語教材の一考察—『臺灣適用会話入門』の場合」 『安田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5 : 121-138  
何啓華 (2004) 「『台湾適用会話入門』の書誌的研究」 『久留米大学大学院比較文化研究論集』 16 : 63-75  
国府種武 (1961) 「日本語教育にあらわれた国権思想」 『日本文学』 10 : 719-724  
黄幸素 (2002) 在「台湾の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最初の指導用書『日本語教授書』の一考察」 『言語文化研究』 1 : 61-73  
斎藤泰雄 (2018) 「植民地教育論研究ノート—日本統治下台湾での教育政策をめぐって—」 『国際基督教大学学報. I-A 教育研究』 60 : 43-51  
谷口知子 (2011) 「伊沢修二の日本語教材『東語初階』『東語真伝』」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 44 : 341-355  
鐘清漢 (1993) 『日本植民地下における台湾教育史』 多賀出版  
中原なおみ (2005) 「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初期日本語教育—「日本語教授書」「国語教授参考書—」に見られる指導法を中心に」 『愛知産業大学日本語教育研究所紀要』 2 : 57-67  
中村重穂 (2021) 「長谷川雄太郎研究. その4 : 「日語入門」修正過程の分析に基づく考察」 『日本語・国際教育研究紀要』 24 : 115-135  
林弘仁 (2002) 「領台初期日本語教科書の研究(1)—「台湾適用会話入門」の構成」 『久留米大学大学院比較文化研究論集』 12 : 269-286  
林弘仁 (2003) 「日本語教授書」の書誌的考察」 『久留米大学大学院比較文化研究論集』 14 : 45-59  
郭伟宸 (2017) 《台湾总督府《日台小字典》(1898) 音系及其性质研究》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4 : 142-149  
黄幸素 (2009) 《伊泽修二与小川尚义的语言观—从日语教育的观点论述—》 《台湾语文研究》 4 : 87-99  
朱李娜 (2017) 《16-19世纪西方汉学论著中汉字特征研究》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